

解文毅公集

卷之六

解文毅公集卷九

記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索余記焉君顧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無乃戾乎曰否昔者王墳悅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以至於海沿而不止雖有遲疾必至焉賢希



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以求至於顏
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廣矣今
於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驚於泛遠而工
於切近也豈不真可謂爲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
知愛之也愛而自私九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
盡其力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
耳私人之管弦音律以樂之九天下之物可奉悅
其身者萬方致之以爲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
可否甚者至越禮犯分皆自以爲能奉其身而不
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之道在人未遠

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而可以足
耳目之欲非如文繡錦縠而可以華其身也取之
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有之而終莫之奪也任
意所私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昏夜水
火而人莫不與如穀種之生在我有餘而用之不
窮也其近且易而無禍如此人不是之私而惟求
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不是之私而
惟取其僥倖而不可必得者吁此誠可爲斯民長
太息也希顏家田心匡坐一室二十年餘傍無誼
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今人者少而得於古

之人者甚多味德道性命之言如目擊古人考成
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以驗之於今駸
駸乎自源徂流非有極也是以飯疏自飽而不願
人之膏粱緼袍自安而不願人之文繡絕意於榮
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乎淵之
拳拳軻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任所取肆意求
而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與徼倖而不可必
得者豈不賢之遠歟余是以樂爲之記也嗟乎孟
子幼承三遷之教長資參伋之徒遊梁適齊轍環
千里之間其有得於見聞之頃日進於聖必有覺

其進如孔子之自言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已得其傳爲幸於斯時也中庸其作矣然豈有軻書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軻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矣茲非幸歟然以孟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有存者而凡載道之器又未火於秦也而孟子猶以爲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渺乎無傳吾道

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
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
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
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苟然哉艾
之爲治既有斬絕之義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濯澄
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
塵之可指其湛然澄瑩若是而後謂之清淑也潢
汙行潦其本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
至曾可謂之淑也哉人之爲善何以異此希顏於
潢汙行潦也能不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能不惕

然勵乎善其身而於聖賢似易而實難也而亦非在於高遠也其惟日新哉又新哉要亦惟希顏而後可與發此論可爲此記也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余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峰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峰其前行爲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峰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

倍尋丈北溪之水自旂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爲巖
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若鳴雷若
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筑然先
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下
及天文歷數靡不研究精密著五經辨疑歷法五
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
之姦已而嘆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
代易時也盍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爲
詩贈之稱學睡者寓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
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額曰南麓齋四方

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是爲文白
先生以歷法授習吉翁而習以天文數學授臨川
鍾朗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公又與
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
同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詩有曰始我南山
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淵源秩
然而文川公不自以爲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
元末之亂齋燬於兵後先從祖濟川公復闢館於
茲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爲堂宇繚以周垣高
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黼與弟誦習其

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惟繼紹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仕爲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叮嚀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余三復其詞而嘆焉余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竒之不謂其能文能述祖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南麓一齋弦誦之聲相續不絕是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焉母

以俗學文詞自滿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
修偉節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爲卿相歸休田里
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宏乃祖之風烈可期也余亦
世家南山下忝爲隣曲異時亦得乞身於朝與民
服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

時敏齋記

怠荒學者之戒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
學者也聖如孔子猶敏以求之弓矢機張非敏不
發輪輿斲削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文章
政事非敏不傳不凝雖曲藝凡事猶是矧夫學聖

人者哉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
主乾乾聖帝明王猶然也徵諸說命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則敏又貴於時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
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猶山溪之塞前功廢而
徒敏也要而論之其一為熾明血氣之士功名歆
艷其中忽焉企而赴之初心之發如火焰焰如水
漾漾未嘗不甚銳也然無浩然之氣鼓動其間未
幾心力俱困漸而昏然已而喏然水為之涸火為
之熄矣其一說詩書論禮樂似有慕於聖人之道
者然歆艷之餘人欲間之則一飯思堯舜置七筋

而莊蹻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季貨者何限也烏
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無
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間之
哉余思平生無不當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
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
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焉未能罷
其力也豈一朝夕之敏求可至哉郭君某以時敏
名其齋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請
因是說記於壁冀朝夕相講切焉齋在居之西仰
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麕足玩適余更以篤

志於學進之堅其志也郭氏家自宋居東梅後隸
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博文齋記

翰林朱君文冕方舉進士來京師予識之稠人中
容貌詞氣望而知爲博學君子也後當廷對予爲
受卷官見君所對策浩然切於理於時百餘人如
君之文者甚少予又竊自喜識之稠人中者不謬
也既而君果登甲科爲給事於時學士高君遜志
喜古文詞數與予言君之文且曰吾於君鄉曲也
嘗知之乎予嘆曰先生知其文猶或未知其爲人

也公曰何爲不知非斯人安能爲斯文乎予又竊
喜知君者非特予一人也後與予同修國史擢今
官朝夕共事者數年又於君相邇也間嘗與出遊
商確古今甚有增益君飲酒未嘗醉與予言未嘗
狎有聞焉不知者鮮矣而君歎然自以爲未至也
乃以博文齋記爲請而謂予有以增益之也嗟夫
予少而讀六經之說諸儒之傳註訓詁未能博而
歸之於經也天文歷數推步考驗之法觀變玩占
之事禮樂制度得失之宜未能博而一之於道也
日用動靜聽言處事之機未能博而歸之至當也